

辩证法在当代:困境·意义·出路

陈慧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辩证法在当代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其合理内核仍然处于重重遮蔽之中。作为存在与认识交织运动的表达,辩证法蕴含着解释与改造世界的巨大潜力。辩证法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与发展,历史发展的新特征需要通过辩证法来理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需要通过辩证法来总结,后现代氛围的虚无主义需要通过辩证法来克服。当代辩证法困境与意义共存的局面昭示着辩证法的出路,在理论上,应摆正人的位置,突破目的论辩证法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依托于科技实践,恢复辩证法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1)01-0010-08

当代社会不乏关于辩证法的言说,遗憾的是,这些言说并没有切入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法仍然遮蔽于有待反思的社会理想之阴影下。“纵观人类历史,尤其近代以来的历史,人们在各种各样的解放逻辑的引导下,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把人和人彻底从奴役和不幸中摆脱出来的解放实验,然而,正如波普尔所概括的:‘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本来是为了追求解放,可结果导致了新的奴役,本来是为了摆脱魔咒,可结果却又为新的魔咒所困扰。这一充满悖谬的‘解放辩证法’不断重演,已成为历史上对人的命运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一个重大景观。”^[1]切入辩证法的核心发展辩证法需要正视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辩证法的困境并没有因为抛弃苏联模式而获得解脱;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展现自身的辩证逻辑。当代辩证法困境与意义共存的局面昭示着辩证法的新出路。

一、辩证法的困境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当代的社会实践也日益显示出辩证的特征,但辩证法在理论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合理内核仍然处于重重遮蔽之中。一些基本问题看似不言自明,实则含混模糊,比如,什么是辩证法?经典著作中有关辩证法的著名语句并没有穷尽辩证法的含义。^①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意义是在本体论上完成的。^②正因为辩证法不仅是认识方法,《资本论》才称得上是“大写的逻辑学”,可见,从字面上寻找辩证法的答案是有局限的。长期流行的苏联模式辩证法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割裂,唯物主义被当作理论,辩证法被当作方法,这非但无助于理解辩证法的实质,反而使辩证法陷入反辩证法的理

收稿日期:2010-01-22

作者简介:陈慧平(196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① 例如,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参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2版跋。“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参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反杜林论》第484页。“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参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列宁的《哲学笔记》第308页。

② 本文所指本体论是动态、开放的整体性存在,区别于传统哲学静态、抽象的本体论,也区别于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生存本体论”。

论体系,使辩证法失去规律性,成为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变戏法”。如果不进行本体论的深入思辨,不恰当地运用人的“主体性”,唯物辩证法也不过是认识论的形而上学,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进而言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与改造绝不只是简单的颠倒,费尔巴哈也是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但他颠倒的结果是唯心主义人本学。芬达莱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包含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无论如何,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耐人寻味,在值得思考的问题上浅尝辄止也就不能领会辩证法的实质。

一方面,对辩证法的认识含混模糊,旧体系辩证法存在缺陷,难以为继;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重振”辩证法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许多西方学者都把斯大林模式的辩证法归咎于“只见物不见人”,对自然辩证法持否定态度。缪勒称唯物辩证法为“木质的铁”,意在说明唯物辩证法含有内在悖论,并认为,辩证法只有与会思维的人类联系起来,才是可理解的,自然界不可能存在“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布洛赫、阿多诺、列斐伏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萨特等人,都把辩证法归结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自然辩证法遭到排斥。打着唯物辩证法的旗号,使辩证法局限于认识论、辩证规律服从于人的意志,这本来是旧体系辩证法的失足之处,以批判旧体系起家的“人学辩证法”等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公然从内容与名称两方面将自然辩证法排除在外,唯物辩证法再次陷入主体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论中。近年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饱经风霜的辩证法似乎已成为一个过时的名称,被一些人当作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不但唯物辩证法不再可取,本体论也遭到怀疑与批判。

辩证法的困境也表现在这一理论本身的难点上。根据本体论辩证法,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中,运动不是外在的,而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矛盾”也是运动的外在表现。从内在机制上看,运动与时间密不可分,但以认识把握时间与运动存在天然的局限性,因为被认识者和认识者只是在时间化的运动过程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实在性。人处于时间与运动之中,而不是时间与运动之外的旁观者,“时间性存在”与“人的认识”既是辩证法的构成要素,也带来了辩证法的永久困惑。黑格尔与恩格斯都强调,某物之所以运动,不仅仅因为它在这个时刻在这里,在那个时刻在那里,而且因为它在同一个时刻,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如果同时肯定以下两个命题:A、该物体在某一瞬间在某点,B、该物体在该瞬间不在某点,就会导致对知性认识规律的违背。本体论辩证法也要通过概念形式来表达,违反矛盾律的概念表达无疑是不完善的。波普尔认为,以矛盾的形式无法做出任何真实的论述,辩证法之所以被分析哲学当作站不住脚的非理性哲学而拒斥,其原因即在于此。

辩证法的困境还表现在这一理论被寄予的人道主义社会功能的不尽如人意,一些学者认为,“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奉献于资本主义毁灭和共产主义诞生的政治战略。”^[2]对于马克思哲学辩证法,马克思之后的一些理论家继承了它的革命因素,改造世界、摆脱压迫、追求自由和解放则是内在于辩证法的革命前景。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辩证法的理论承诺,但历史事实并没有使辩证法兑现其承诺。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辩证法也仿佛成为一个空虚的“能指”,处于被质疑的尴尬境地,难以再现当年的理论魅力。二战后,人类历史的另一特征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原子能技术、新材料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带来了第三次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资本的全面胜利,对于曾经联手反对它的那些力量而言,不仅仅意味着失败。其深层意义在于取消了政治选择。”^[3]虽然启蒙理想的追求者仍然在反抗着种种不理想的现实,虽然经济危机似乎带来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因素,但事实上,人们“越来越难以反抗任何事情,不得不与所反抗的东西和平共处,到头来反而巩固了他所反抗的东西”。^[4]

二、辩证法的当代意义

辩证法面临着困境,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应废止辩证法这个名词,像悉尼·胡克所说的那样,将其放入词语的历史博物馆中?这显然是片面的,因噎废食也是愚蠢的,与其说辩证法不适用了,不如说辩证法在运用

过程中被扭曲了。存在本身即是辩证的,黑格尔早就阐述过:“举凡环绕着我们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认作是辩证法的例证。我们知道,一切有限之物并不是坚定不移,究竟至极的,而毋宁是变化、消逝的。而有限事物的变化消逝不外是有限事物的辩证法。”^[5]辩证法的种子孕育出存在中的一切:种子是单纯的,几乎是一个点,它小得甚至在显微镜之下也难以看见,但是这一单纯的种子孕育了一棵树的所有性质,种子包含整个的树,它的干、枝、叶、颜色、气息、味道等。^[6]如果“辩证法”这一概念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它自然会被时间所淘汰,淘汰一个概念通常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为过程。辩证法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是深入研究辩证法的契机,而不是放弃辩证法的借口。人们对辩证法所持的主观态度可能使辩证法研究出现一时的沉闷状态,但并不能消解真正的辩证法。当下,谈论辩证法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却是非常必要的。

(一)辩证法问题关系到马克思哲学的生存与发展

马克思辩证法不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而且具有本体论意义。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核。在唯物辩证法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的。唯物辩证法也是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统称。离开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革命意义将无法彰显;离开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将失去理论根基和发展动力。对唯物辩证法的疏离与非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障碍。

马克思哲学的生存取决于其理论内核的生命力。舍弃唯物辩证法这一理论内核,单纯地强调“实践”、“人学”、“批判”等,实质上是回到前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所批评的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空有人文愿望,对现实不会产生任何实际作用。理论界对唯物辩证法的疏离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虚无化相应,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消解马克思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共同之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完整的理论武器拆成了武器的零部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可取之处似乎只是批判现实,但如果本体论意义的唯物辩证法得不到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势必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马克思曾批判鲍威尔等人的批判哲学:“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7]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取决于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要义是,“一切以变化了的现实为依据”,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却始终存在着教条化倾向。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正确地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错误归咎于苏联模式更像是寻找替罪羊的思维应激活动,这种做法说白了是自我安慰,以便于继续心安理得地囿于马克思的文本中,在低水平上制造教条,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须知,理论的魅力不是靠政治权威树立起来的,一种理论如果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的创新,如果思维不彻底,缺乏说服力,缺乏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解释力和改造力,势必因为无法令人信服、无法深入人心而遭受冷落。外在的宣传、动员,或者只有横向挪移、没有纵向提升的低水平重复的学术研究等等,做得再多,恐怕也于事无补。理论的纵向提升是理论的整体创新和突破,它是在开阔理论视域基础上实现的世界观的变迁。公允地说,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不注重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缺乏对本体论辩证法的思考,没有把科学技术新实践纳入理论思考的范围,在旧世界观内打转,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各种努力都不尽如人意。

(二)历史发展的新特征需要通过辩证法来理解

历史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一方面,启蒙以来的人文理想遭受挫折,各种社会蓝图(包括共产主义)都没有实现;另一方面,物质世界从未停止其日新月异、加速发展的步伐,现代技术不但生产出了取代和放大人的肌肉系统的设施,而且制造出了扩展并在某些方面趋于取代神经系统的机器。近 100 年间,电信技术已经使地球缩小了 99%。人类虽有 100 万年的历史,但社会财富的 60%却是近 30 年内借助于科技力量所创造的。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人造机器人,如今,第三代机器人不仅具有视觉、听觉、触觉等智能,还具有一定的逻辑

思维能力。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克隆技术和转基因工程,人文价值上的基本认同并未受到冲击,而在当今的生物技术时代,遗传学与计算机的融合有可能使人从技术化生存进一步发展到技术化产生。从前景上看,当代高科技可能将肉体 and 物体、人体和机器、人脑和电脑、生命和技术、生物和文化相互融合,构成新的人体,使人们普遍成为自然和科技的共同产品。“人是什么”这一根本的哲学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尖锐。

怎样理解历史发展的新特征?怎样处理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的冲突?怎样确立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缺乏辩证思维,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内回答这些问题肯定是不适当的,站在人文立场谴责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不明智的。历史发展本身就是辩证法的真实内容。当历史现实与人的思想发生矛盾的时候,能够调整的只是思想。作为概念,辩证法有可能被误用,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比辩证法更适合的词语来表达人类应对这类问题的智慧。

(三)自然科学的新发展需要通过辩证法来总结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引发了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新物理学中的世界有着经典力学无法包容的、更加辩证的图景,“波粒二象性”只适合以辩证法来描述。继量子力学之后,量子论与相对论相结合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一定突破。不确定性概念已不只限于原子和亚原子领域,一个宏观系统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具有不确定的数值。旧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进一步显示出自然科学领域的辩证特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曾经被西方某些学者批判,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却给予《自然辩证法》以很高的评价。当然,《自然辩证法》中引用的自然科学材料有些已经过时了,如“以太粒子”等,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和“五对范畴”也需要更新和完善,但辩证法对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仍有指导意义,即使在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网络中,矛盾也仍然是核心。

自然科学的新发展需要通过辩证法来总结,辩证法也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获得发展。事实上,今天的自然科学已经进步到牛顿、伽利略都难以理解的地步,而今天的哲学家却仍然在重复着柏拉图或者孔子,今天的哲学工作者苦思冥想的问题仍然是如何真切地理解先哲的哲学文本。正视科学技术带来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必然要思考如下问题:动态的宇宙图景是怎样的?怎样借助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来描述它?社会历史在自然宇宙的演化中处于什么位置?发展规律如何?人是自然界的最终目的吗?迄今为止的各种人文理想及价值观念是否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本体论辩证法的范畴,缺乏对存在整体之辩证运动的关注,从概念到概念地从事学术研究相当于在笼子中谈天说地而不自知。

(四)后现代氛围的虚无主义需要通过辩证法来克服

后现代作为“主义”虽已成昨日黄花,作为一种理论氛围仍然没有消退。世界范围的后现代主义在思想上有深刻之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摧毁”、列维纳的“超验的毁灭”、福柯的“人的消亡”、德里达的“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利奥塔的“元话语的危机”无不有助于突破思维的惰性,拓宽人类的视野。但后现代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不受干扰地尽情游戏”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使消极的虚无主义、享乐主义作为后现代的伴生物应运而生。后现代氛围中的世界是一个商业与消费的世界,大众传媒制造着各种层次的欲望,宏大叙事中的历史意义逐渐被消解。个体性、散漫性、非理性、感性及自我封闭性都是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写照,消费至上的享乐主义加重了时代的某种庸常而浮泛的心态。在人的生活世界里,空间维度的感性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时间维度的深度和意义,身体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哲学叙事的依托,但对“身体唯物主义”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马克思早就指出:“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性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8]

在后现代氛围的笼罩下,思想文化领域不乏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但缺乏能够理解和把握现实的智慧。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便已寿终正寝。^[9]“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持续的时间之短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与此相关,心理问题与自杀问题是当代社会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在万事万物的尽头,人如同丧家之犬,走投无路。”“我们丧失了对于宗教意义的方向感,

挣扎的无望弥漫在非人格化的世界里面。”^[10]种种状况表明,最为时代所需要的并不是貌似正确、有理,实则空疏、无力的“人本论”、“生存论”哲学,而是有历史感、能够为实践的深层扩展提供智力支持的辩证法。辩证法所表达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能够使人在完整的时空坐标中重新认识自身,从而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历史进程,突破现实中的虚无主义及惰性。

三、辩证法的出路

辩证法是认识与存在的双重运动,谈论辩证法的出路也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考虑。

(一) 摆正人的位置,突破目的论辩证法的局限性

历史进程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展现,这一进程中所包含的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冲突构成了辩证法的内在张力,而张力的原点在于人,人是张力的制造者与协调者。摆正人的位置,摆脱主体形而上学的束缚,突破目的论的局限性,这是辩证法走出困境的关键。

辩证法从根本上关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而事物的能量转化、物质重组和信息交换都在时间与空间的结构中进行,不同的时空结构赋予人们不同的世界观,也赋予人在世界运行中不同的位置。目前人们所熟悉的是牛顿的时空观,在牛顿的时空观中,人作为主体,不但可以高高在上,而且可以与客体呈现二元分立的状态。“因为我们完全接受了牛顿的时空观念,一直用它来整理我们的经验世界,要理解二十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11]牛顿的时空观给予人们一个承载着稳定价值观念的空间,时间即使流动,也流不出这个空间的盒子。无论如何,当代新物理学、天文学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既浩瀚又精细的宇宙图景,这一图景把牛顿的时空观抛在了后面。“整个宇宙不是静止的,它膨胀并演化着。所有的生物种类在时间中都是未完成的,它们随着基因的变异,一代又一代地发生着变化。语言和文化也不是静止的,它们同样在时间中经历着变化。”^[12]在新物理学提供的时空结构中,时间的作用更为根本,“时间进入及穿过具体事物的运动是所有运动中最根本的运动(the most fundamental motion),所有其他的运动都建立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上。”^[13]世界的辩证性来源于它的时间性,“复杂性程度越高,时间的力量就越能得到证明,无论这种复杂性是浩瀚无穷的银河系空间,还是斑驳陆离的生物微观世界……时间不仅是一个生命的方向,一个坐标系统,或一个交响乐的指挥,它还在更深层次上发挥着作用,它是事物的灵魂本身。”^[14]时间之矢决定着时间的空间化,而非相反,空间本身即具有时间的性质,它是时间的多维度发散,空间中的事物,无论多么稳固,都是过渡性的,人及其社会也不例外。在宇宙大系统中,人、社会和自然界同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要素,它们共同处于普遍的相互作用之中,人作为主体的优越性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从根本上说,辩证法源于宇宙爆炸而起的自然演化进程,人类社会产生并受制于自然界的演化规律,辩证法的起因和运行过程绝不完全是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能支配的。目的论辩证法虽然有着革命的外观,但它使辩证运动发生中断,使人成为形而上学的主体,实质上是静态、反历史运动的辩证法的扭曲,回归本体论辩证法必然要求人放弃高高在上的主体身份,要求人在动态的宇宙中将自己摆在一个恰如其分的谦卑的位置。

人与万物一样,是运动中的过渡性存在。而传统的目的论辩证法只把辩证法运动规律应用于外部世界,人本身则是不动的,不但永恒存在,而且永世不变,这就为辩证法的误用埋下了伏笔。新时空结构下,辩证法有一条中心线索,即无人的存在—有人的存在—无人的存在,而传统的目的论辩证法的中心线索则是:原始的理想状态—人的异化状态—完满的理想状态。前者的时空结构是开阔的,而后者的时空结构是狭窄的,前者能容纳后者,反之则不然,譬如用三维空间无法去容纳四维空间。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没有像康德一样终结于完满的社会理想状态,但它终结于人的至高无上的理念,同样使人从辩证法运动中脱离出来,从辩证法走向了形而上学。如果说黑格尔和马克思时代的科学技术还不十分发达,人的过渡性存在特征还没有对思想家显现,那么,在今天,生物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已经使这一点初见端倪,只是受传统思维框架的束

缚,大多数人还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一点。而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似乎就是为了遮掩和打压这一命题,以便继续按照人们乐于接受的信条积累自己的文化资本。实际上,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始终在合规律性的制约下,只有合规律,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在文明的进程中,人的身体被不断地神圣化,但归根结底,它是人必须无条件接受的自然前提。人类仍然是宇宙间的一种生物现象,尽管有着极为辉煌的文明成就和崇高的自我感觉,人仍然摆脱不了动物本性的制约,并且要服从于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在不间断的辩证行动中生存。

(二) 依托于科学技术实践,恢复辩证法的生机与活力

作为过程的本体论辩证法不是空洞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运动。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围绕着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的社会实践运动正是辩证法的体现。实践是辩证法的载体,人类历史的实践特征与辩证特征二位一体。辩证法理论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历史实践本身,而不是哲学家的思辨天赋,人类历史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前就是辩证地发展的,历史实践规定人们的认识可能达到的程度和范围。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继承不是像费尔巴哈等人那样,只在认识论上理解辩证法,把黑格尔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抛弃掉,结果回到唯心主义的人本学,而是避开主体路线,从活生生的客观实践入手,一方面是抓住了本体论辩证法的精髓,另一方面也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外观。

尽管科学技术一直受到启蒙以来的人文学者的批判,推动社会的客观实践却始终是围绕着科学技术而展开的。在当代,作为过程的辩证法体现在科学技术实践中,这意味着科学技术不仅仅是服务于人类的手段。实际上,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要辩证地加以认识,黑格尔认为,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比由锄头所创造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会被遗忘。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人而言,却是服从自然界的。依据海德格尔的分析:现代社会是技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技术是天道的一种展现。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体现着辩证运动,这一运动使人以外的一些“在者”得以显现,计算机、互联网都是这样的“在者”。科学技术活动形成了自己的方方面面,“从一个过程发展到另一个过程。如,采掘煤矿是为了利用储藏在其中的能量,征取其能量又是为了驱动轮机以开动工厂等等。在现代技术中展现出来的东西都是某个环环相扣的系列中的一个环节。它们的展现是前一环的结果,又将引起后一环的出现。这说明一切出现在现代技术中的东西都是作为整个系列的一部分,这样的事物只是从它与系列中其他事物的关系方面来获得意义的,而不是我们通常当作独立存在的对象来看的事物。”^[15]

围绕科学技术而展开的实践从一个角度看,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另一个角度,即本体论辩证法的角度看,也体现为物质力量的自发运动,并且后者更为根本。在其中,语言、宗教、货币、市场、道德、法律乃至整个社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也因此获得了客观必然性和持续性。在与辩证法同一的实践中,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于人为的贪婪而成为首要的发展目标,相反,它是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描述的,非人格的资本客观地、合理性地自行运行,为自己开辟挺进的道路,它有自己的周期,那是任何人所未能设计甚至预期的“长时段”涨落。相反,人必须去适应它,服从它的周期。^[16]在后工业社会,有知识者与无知识者的对立比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主观的人道目标如果离开经济增长,只能成为空谈。没有经济增长、没有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本身即是专制的、非人道的,这样的历史时期是受主观意志阻碍的辩证运动的暂时停顿阶段。

作为过程的辩证法具体的、历史的、广义的物的运动。这种在方向上单一向前、在内容上多维发散的综合运动没有停歇,体现着运动的实践也没有一个理想化的终止点,与辩证法同一的实践始终是开放的。由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交织互动,辩证法运动也呈现着一定的节奏。考古学和历史学告诉我们,蒙昧时代经历了8—10万年,农业时代大约是1万年,工业时代才200—300年。进入工业社会后,实践的开放特征更为明显,虽然人们设想的实践目的总是包含了人与天和谐、人与人平等的理想,但静态的蓝图从来没有实现

过,一定阶段的实践方式总是让位于超出人们想象的全新实践活动。开放的实践也是抽象程度逐步升级的活动,在农业社会里,大多数人在田地里干体力活;在工业时代,更多的人照看机器;而在信息时代,更多的人处理着知识。目前的世界正在被改造成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则成为时代的“机构”。处于与辩证法同一的实践中的人实际上只能走一条发展科学技术的不归路,归根结底,物的运动不是人创造的,相反,人寄生于物的运动中。

实践的开放性意味着人类并不会满足于对自然界的物质性改造,他还要将自身的意志、意识等类似信息的本质赋予世界。事实上,实践的开放性不只表现为物的千变万化的可能,而且表现为肉体的人被改变的可能。以维护人的尊严为借口,拒绝人自身的改变是不符合实践的开放特征的,也违背了真正的辩证法。因为实践是开放的,人的未来也就不能沿着现实生活直线推出,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如果思想被限定了,那未来就无从谈起;如果仅用过去或现在的标准去预想未来,那就没有未来。如果说 20 世纪是物理的世纪,21 世纪则是生物技术的世纪。在 20 世纪,人类分裂又聚合了原子,把硅变成计算的能量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科学家兰顿认为,生命离不开物质,但是生命更是一个过程,恰恰是这一过程的形式而非其所依托的物质才是生命的本质,因此可以忽略物质,从其中抽象出控制生命的逻辑。如果能够在另外一种物质中获得相同逻辑,就可以创造出不同材料的另一种生命。未来的量子电脑所应用的不再是物理定律,而是量子原理,量子化神经与人体的结合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存在。马克思曾说要用把哲学变为现实的方式消灭哲学,这句预言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智能时代,计算机与基因密切结合,人类将由认识客体、改造客体的时代转入认识主体、改造主体的新时代。通过改造基因,最终改变进化的进程,甚至改变人类生存的方式,适宜在外太空甚至外星生活,这或许是新时代的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取向。

科学技术实践的开放性要求辩证法理论的新的综合,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文化的更新、元叙事的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将以此为契机。

参考文献:

- [1]贺来. 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 [2][美]马文·哈里斯. 文化唯物主义[M]. 张海洋,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79.
- [3][美]佩里·安德森. 后现代性的起源[M]. 紫辰,合章,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96.
- [4]FLETCHER R. Beyond resistance; the future of freedom[M]. Hauppauge: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7:1-2.
- [5][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9.
- [6]HEGEL. Introduction to the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5:72.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91.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94.
- [9][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25.
- [10][美]斯坦利·罗迈·霍珀. 信仰的危机[M]. 瞿旭彤,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2.
- [11]SAVITT F. Time's arrows toda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24.
- [12]STONE L, LURQUIN F, CAVALLI-SFORZA L. Genes, culture, and human evolution[M]. 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1.
- [13]LIEB C. Past, present, and future;a philosophical essay about time[M].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80.
- [14]LESTIENNE R. The children of time[M].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19.
- [15]HEIDEGGER M.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M]. New York: Harper & Row Press,1977:14.
- [16][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历史资本主义[M]. 路爱国,丁浩金,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2.

Dialectic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Dilemma, Significance and Outlet

CHEN Huip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s a concept that may be given a special meaning by history, and may also be subject to misinterpret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dialectics is facing the dilemma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it is not necessarily useless. Dialectic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till has irreplaceable significance. Rely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actice to amend the humanitarian function of dialectics may be a viable path to the liberation of dialectics itself.

Key words: dialectics; Marx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责任编辑:江 雯)

我校《学报(社会科学版)》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被评为“特色栏目”

为展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启动以来高校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取得的成绩,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同意,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开展了第四届全国高校社会科学期刊评优活动。经总评委会议评定,我校《学报(社会科学版)》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本届评优活动,学报重点栏目“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还被评为“特色栏目”。

※ · ※ · ※ · ※ · ※ · ※ · ※

黄仕军主编被评为“首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工作者”

经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推荐,并经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工作者评选委员会评审,我校学报编辑部主任、《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黄仕军教授被评为“首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工作者”。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表彰首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工作者的通报”希望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工作者的同志再接再厉,进一步树立改革意识和精品意识,夯实理论基础,提升业务水平,在所在期刊出版单位和全省期刊出版业中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